

難忘台大的一段情

一擁抱布袋蓮的日子

文・圖／張文亮

深夜、荒郊，路冷清
一道燈光亮自地平線
我在路邊拼命揮手，又大叫
車子依然呼嘯而過，
看著逐漸消失在黑暗中的車尾燈，
我沒有怪人家，
因為我的全身，插滿了「布袋蓮」。

「布袋蓮」是一種水生植物，在寬闊的水面只長5~20公分高，但在水流緩慢，營養豐富的水中，可以長到100~150公分高。而且布袋蓮一長就是一大叢，還不太容易一支支分開。自水中一把撈起，塞在背包裡，背著裝滿布袋蓮的人，遠遠看起來，有點像平劇裡背後插了好些旗子的武旦。後來，那一夜，我走了好遠的路，才找到一家只有通舖的小旅社。通舖上睡了幾個乞丐似的流浪漢，有人睡眼惺忪的看我一眼，讓我在榻榻米的一角擠著睡。這種迷人的經驗，人生不常有。我後來住過許多五星級大旅社，依然覺得那晚住在小旅社最值得懷念。

「報告主任，我到野外作實驗時，人家都不太理我，要到水利單位找資料，連進大門都被刁難。」我向上級呈報。那是民國66年，系主任是施嘉昌教授。他給我一張他的名片，並提示只要有人刁難，就亮出這張名片。我離開系主任辦公室時，他講了一句話：「做研究就像開推土機，一推就要推到底。」後來，我到各處果然通行無阻，別人看到王牌果然禮讓三分，但是讓我難忘的是，他講的那句話。

「有人在半夜，還在我們的實驗室大聲唱歌，是

你嗎？」徐玉標教授問道。他是我的論文指導教授，當年介紹我認識布袋蓮的是他，要我以布袋蓮作為碩士論文的也是他。「是的，老師。野外採回來的布袋蓮與水樣，植物要立刻水耕栽種，水樣要立刻分析處理，整夜通宵做實驗與布袋蓮相處，讓人興奮莫名，不禁唱詩讚美上帝。」我高興的說道。三十年後，徐玉標老師退休，他說在台大教書多年，我是他所見最自動自發的學生之一，而且

我的老友—布袋蓮。





張文亮的畢業照（由左至右依序為：父親、指導教授徐玉標先生、張文亮及母親）。

是他所聽過最會唱歌的學生。我才知道，老師在深夜也來巡視實驗室。

其實，會「吵」的不只是午夜歌聲，還有系裡的乒乓球聲。那時系上的研究生少，同學的感情都很好，系裡有一台材質上好的乒乓球桌，打球的空間又寬敞，只要站遠處一點，幾乎什麼球都可以救回來。更好的是，系上的老師不分胖瘦，職員不分男女，下課後都經常來打球。課堂上，老師宰我們；下課後，乒乓球桌上，就是我們雪恥的地方。但是不管多少莊敬自強，不管多少處變不驚，在球技上依然不如若干老師。輸得不服氣，再繼續打，球技就愈來愈好。想當年，許多人知道農業工程系乒乓球隊是台大的常勝軍，但是很少人知道，許多學生研究上的瓶頸，都是與老師打完打完乒乓球，喝水擦汗時，互相交談時明白的。我對布袋蓮的認識，與做學問的態度、寫論文的方法，常在這種和諧的環境中，有更多的滋養與增長的機會。

那是一個有夢的年代，那是一個有理想的年代，只要在一種平凡的植物上，就可以毫無後顧之憂的深入鑽研，享受自研究中發現知識的樂趣。布袋蓮蒙為我年輕時代充滿研究熱忱的最佳舞台，那是多

麼迷人的經驗。在實驗室裡日夜與布袋蓮相處，或在野外，經過一個又一個的鄉鎮，探勘一條又一條的溝渠，只為尋找布袋蓮為何長在這裡的奧秘。連作夢，都夢到布袋蓮在對我微微笑。

甚至後來在美國第一次與女友約會時，也訴說布袋蓮的故事，由生理、營養、繁殖、生態……，講了數小時，完全不用打草稿，認真研究帶來的另一個美好果子——婚姻。

回到母校教書已十三年了，偶然看到一棵布袋蓮，嘴巴又會像打開的錄音機一樣，講個不停。出國開會，也有意無意的看看河川溝渠，有沒有布袋蓮的芳蹤，若看到了，更覺天地之間不寂寞，人生何處不相逢。這樣，知道我的外號嗎？「台灣的布袋蓮王子」啦！

張文亮小檔案

學歷：

私立中原大學水利工程系學士
國立台灣大學農業工程學系碩士
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水土空氣資源系碩士
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水土空氣資源系博士

經歷：

農業工程研究中心環境組助理研究員
加州大學水土空氣資源系研究員
國立台灣大學農業工程學系副教授
國立台灣大學農業工程學系教授
國立台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教授（現職）

專長學科：

水質環境與保護、濕地生態、土壤物理

教授科目：

自然科學概論、土壤物理學、環境化學實習